



尚漫古风
江山如画系列

《天衣无缝》剧本小说作者张勇正式授权

同归：

天衣无缝

纪念画册

尚漫
编



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POSTS & TELECOM PRESS



尚漫古风
江山如画系列

同归：

天衣无缝

纪念画册

尚漫
编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归：天衣无缝纪念画册 / 尚漫编. -- 北京：人民邮电出版社，2019.1
（尚漫古风江山如画系列）
ISBN 978-7-115-50073-1

I. ①同… II. ①尚… III. ①插图(绘画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2430号

内 容 提 要

《天衣无缝》是著名编剧张勇继谍战剧《伪装者》之后的又一力作，讲述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，中共地下党员“烟缸”“冰蚕”等与国民党特务博弈周旋、破解谜团、铲除内奸的故事。本书邀请十几位优秀的插画作者，为故事的主要人物及经典场景绘制插画、漫画，并汇集成精美的纪念画册，供“粉丝”收藏。

-
- ◆ 编 尚 漫
责任编辑 魏夏莹
责任印制 彭志环
 - ◆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
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@ptpress.com.cn
网址 <http://www.ptpress.com.cn>
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 - ◆ 开本：889×1194 1/16
印张：6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字数：154 千字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-

定价：79.80 元

读者服务热线：(010)81055150 印装质量热线：(010)81055316

反盗版热线：(010)81055315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147 号

第三章

谍海画影

33

甘斯托洛夫斯基·蚕蚕·生铁落·双七·一碗乌冬面
木美人·外卜·山吹小虫·唐花棠·司徒溟泠·音速山谷
阿莘·茜茜 sato·花嬷·小柴福·千叶一肖

第四章

漫画剧场

79

沙丘漫画·桃小吟

目录

第一章

谍影非凡

张勇·蚕蚕

7

第二章

贵家风度

蚕蚕

19

资历平

21

贵婉

22

资历群

25

贵翼

26

林景轩

29

姐姐

30



尚漫古风
江山如画系列

同归：

天衣无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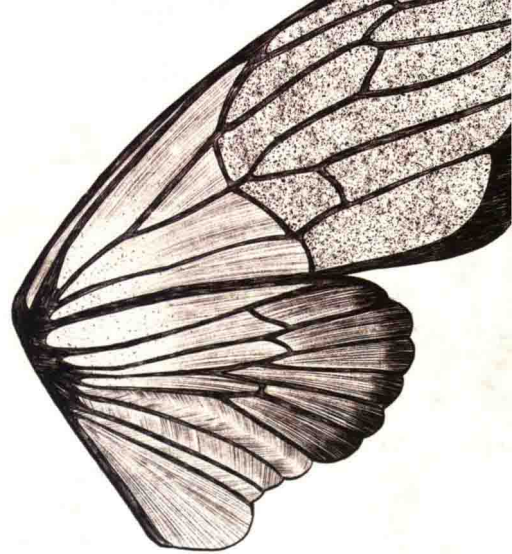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画册

尚漫
编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北京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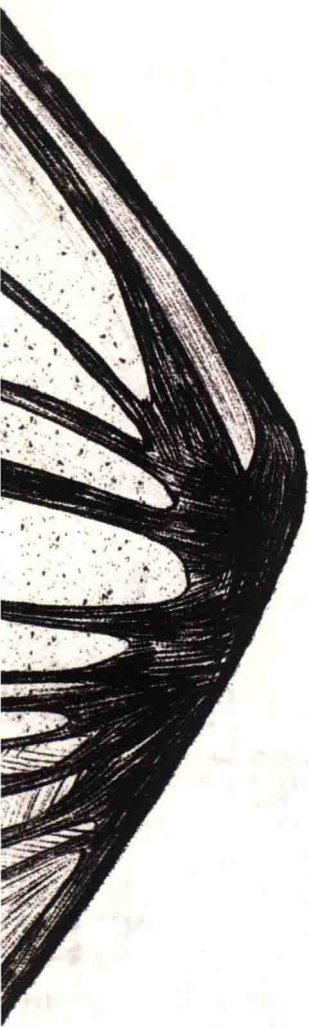
人海鱼龙，明月清风，一刹那千堆雪冲开迷雾重重。

烟缸已碎，贵婉重逢，千机百变小资从容。

爱家国，何惜火海身纵，重亲情，痛煞人斧声烛影满墙红。

浩气长存一片心，戎马倥偬，一生孤独大道同。

看春冰化水多壮美，一声声归去来英雄颂，万里晴空，天衣无缝！



第三章

谍海画影

33

甘斯托洛夫斯基·蚕蚕·生铁落·双七·一碗乌冬面
木美人·外卜·山吹小虫·唐花棠·司徒溟泠·音速山谷
阿莘·茜茜 sato·花嬷·小柴福·千叶一肖

第四章

漫画剧场

79

沙丘漫画·桃小吟

目录

第一章

谍影非凡

张勇·蚕蚕

7

第二章

贵家风度

蚕蚕

19

资历平

21

贵婉

22

资历群

25

贵翼

26

林景轩

29

姐姐

30

他想一个人安静地跟这个名字“重逢”。

第

一

章

谍影凡

张勇
文
蚕蚕
绘

这名字贵翼太熟悉了。

方一凡。

1947年5月，上海的一个清晨。

沪中警备司令部军械司的司长贵翼接到了来自警察局“闸北”分局的电话，说是“闸北”分局里临时羁押了一名携带“违禁品”的犯人，叫“方一凡”，自称与贵军门有通家之好，请他前去做个“担保人”。

尽管贵翼感觉这件事过于离奇，但他还是亲自前往了。

贵翼穿着一套刚刚熨好的美式军装，神态庄重地走过了“闸北”分局的优待室通道。林副官被他留在了优待室的门外，因为，他想一个人安静地跟这个“名字”重逢。对，哪怕仅仅只是一个“名字”。

他心底最“柔软”的地方，给了“方一凡”。他总是“奢望”有一天能够和她在大街上、商店里、湖边柳畔“邂逅重逢”。哪怕她嫁人生子，只要她幸福地活着，就是他贵翼的幸福。

贵翼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“希望”，直到他看到她。

她纯静，亲切，甚至有点“喜庆”。

他们面对面地坐着。

她很美。

但是，她不是“方一凡”。

“我认识你吗？”贵翼问。

“认识。”她答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。”她微笑着，笑意里藏着狡黠的味道。

“你不是方一凡。”

“我是。”她在强调，“我就叫方一凡。”

贵翼笑起来：“好有自信。可是，谁来证明呢？”

“你。”

贵翼的笑容凝住了。他敏锐地审视着对面坐着的女子。她眉目清亮，心平气和地浅笑着。

对，不是清秀。

是眉清目亮。

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替你做‘担保’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你会为了这个名字，为我而来。”

“对，实际上——”

“你早知道不可能，对吧？可是，你来了。”

“我当时接到警察局的电话，他们以为你是——你是我‘老家’来的客人。”

“反正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”

她虽顾左右而并非言它。这是个厉害角色，无论是敌是友，贵翼想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叫我一凡。”

“方小姐。”贵翼到底还是“折中”了一下，“你带了什么‘违禁品’，被临检警察扣押的？”

“一台收音机，两个真空管。”

“你搞电讯的？”贵翼轻描淡写地问。

“我是学播音的。”“方小姐”的声音里飘逸出标准“国语”的味道。

“学播音的，一定学过表演，是吧，方小姐？——你要我相信你，总要拿点‘诚意’出来。”贵翼环抱双手，向后舒适地一靠。

她站起来，从口袋里取出一枚胸针。“能帮忙吗？”她说。

贵翼一见那枚胸针，顿时眼眶有点湿润，那是“故人”之物，是方一凡的遗物。他慢慢站起来，修长的手指略微颤抖地从“方小姐”手上拿起那枚胸针。

“荣幸之至。”贵翼的喉头略有嘶哑。

“闸北”分局二楼的办公室里，林景轩替“方一凡”办好了一切“担保”手续。“方小姐”又提出了自己还有两个随行的佣人，也被同时羁押了。

“你刚才为什么不一起说？”林景轩说。

“他们是因为我而受‘牵连’的，如果我没事了，他们就没事了。”“方小姐”颇有点理直气壮地转对贵翼说，“军门，请军门放心，我也好，我的佣人也好，都不会对贵军门的官声和前程带来一丝一毫的不利影响。”

这句话显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。

林景轩冷冷一笑。

贵翼倒是拿出了一副“绅士派头”对“方一凡”说：“我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，我就去做。我并不在意你出去后对我是否造成伤害。假如我真的在乎贵某人的一点清誉，我今天也不会踏足此地了，方小姐。”

“方小姐”颌首。

“我这样做的真实目的，无非是‘聊为故人’，留一线生机。”贵翼语带深谋。

“谢谢贵军门的直言不讳。我也是疾病垂危，方药杂投。感谢军门，您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线生机，而是无限生机。”“方小姐”十足百分地领情了。

此时此刻，院子里传来了不祥且刺耳的枪声。

“林副官，带方小姐去领人吧。”贵翼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是。”林景轩立正，“方小姐请。”

尖锐的子弹声音在空气中一声一声地炸裂开来。

“方小姐”领走的不止两个人，她带了四个人出来。

贵翼并无多余的诧异，他只是深瞳明亮，若有所思。那四个人的气质，并不像“方小姐”口中所言，是她的佣人。但是，这有什么要紧的呢？要紧的是，趁着警察局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把这几个携带“违禁品”的嫌疑犯移交侦缉处，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

林景轩相信，“方一凡”他们用的都是“假身份证”，就算一个一个地去查，也不会找到任何“蛛丝马迹”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用自己的职权，拿走了有关“方一





凡”和她四个“佣人”的所有羁押文件。

拿景轩的话来讲，是为了“军门的前程”。

“现在，”景轩想，“谁来打发掉这个假‘方一凡’呢？”

贵翼与林景轩各怀心思，却又思想一致，步调统一。他们互相瞥了一眼对方，决定了“暂时切割”方案。

林景轩大声地说：“军门，您今天下午一点在军政部有军事会议要参加。您看，您是不是先走一步？别把时间掐得太紧，免得江参谋长又跟我唠叨。”

冠冕堂皇的借口。

“好。”贵翼说，“我去军政部开会，你送方小姐离开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方小姐”对他俩报以含蓄且知趣的微笑，仿佛春云一展。

开枪前一分钟。

公路边上的八角亭“壳牌”加油站，楣廊上下一片幽静，四周郁郁葱葱的植被浸染着一丝丝机油味道。

两三辆汽车停在八角亭右侧的加油柱边上，正在加油。

林景轩看见侦缉处的处长苏梅站在一棵大树下，大约在等汽车加油。正午的阳光恰恰被树荫挡住，苏梅的脸上覆盖着少许阴翳。

“苏处长。”林景轩走向苏梅。

“林副官，加油吗？”

“不加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事。”林景轩看看苏梅，“你有事？”

“是啊。”苏梅说，“我每个星期二都会按惯例去趟‘闸北’分局，了解了解他们的临检情况。”

“哦。”林景轩不深说了。

“林副官。”“方小姐”从植被深处通往洗手间的小径一摇一晃地走出来。

“方一凡”高姿态地走在阳光下。

“谁呀？”苏梅问。

“一个‘二百五’。”林景轩说。

“谁呀？”“方一凡”一下就贴上了林景轩的身，说时迟那时快，“方一凡”的手倏地取出林景轩的配枪，坚决果断地开枪了！

“砰”！

鲜血从苏梅头上喷溅而出。

苏梅扑地而亡。

她脸色如常，在“毫无反应”中被裁决。

林景轩“懵”了。

目瞪口呆的他，手上握住了那把“杀人”的凶器，他的配枪。

“方一凡”尖叫着，她于果决杀人后，迅速把手枪扔还给了它的主人。

她向林景轩停在公路旁的吉普车跑去。

事发突然。

毫无预警。

林景轩“炸”了。

整个八角亭在他眼前天旋地转。

枪声，代表着“危险”，亦代表着“凶杀”。林景轩敏锐地感觉到八角亭内外和